

人往高處走

雲南地方戲曲資料

第二集

雲南省文化局戲劇工作室編

編輯例言

我們編印「雲南地方戲曲資料」的目的，主要在於提高我省專業和業餘劇團的演出質量，供給其新的具有一定思想性和藝術性的劇本，以逐步代替那些封建、色情、迷信、反動及「條綱」式的劇目，使戲曲藝術更好地以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教育人民。

遵照文化部指示的各省應以發展地方戲為主的精神，及結合我省廣大羣衆的實際需要，這套戲曲資料目前以編印花燈和滇戲劇本為主。以後有條件，再考慮編印我省兄弟民族劇種的劇本。

選擇的劇本有以下三類：（1）我省創作的較優秀的劇本（包括用非戲劇形式的文學作品改編的）；（2）整理、修改的花燈、滇戲傳統劇本；（3）翻改其他劇種爲花燈、滇戲的劇本。

這些創作和改編的劇本，不論從思想內容方面或藝術技巧方面說，都還存在着一定的問題，還需要作各種不同程度的加工、整理，因此，都是未定稿，不對外發行，只作爲內部徵求意見本，供各地戲曲團體目前上演參考。只有廣泛經過試演，蒐集廣大羣衆意見，反覆加以修改後，才能算作定本。

希望各地戲曲團體能將試演的結果及意見（包括觀衆的及本身的）及時反映給我們，以便修改，使這一工作做的更好！各地戲曲團體如有創作，也同時希望寄給我們。

編者

人往高處走（花燈）

東北興台村劇團集體創作
熊介臣 改編

時間：某年春耕到夏鋤的時候。

地點：雲南某農村。

人物：合作社社員：男，甲、乙、丙、丁；女，甲、乙、丙、丁（簡稱男女）。

老孫頭：五十多歲（孫）。

老孫婆：五十歲（婆）。

玉梅：二十歲（老頭的女兒簡稱梅）。

王主任：四十五歲（簡稱王）。

心亮：二十一歲（簡稱亮）。

刁六：四十多歲（簡稱刁）。

第一場：春耕時候

佈景：老孫頭院內，正院是牆，靠牆是去年搭的舊涼棚，棚蓋已拆掉。右側是三間平房，露出玻璃窗和門，窗前放着醬缸和農具等。左側是街，門房裡側是

馬廐，露出一部分馬槽子來。正是準備春耕的時候。

孫：（執棍作吆雞狀，向馬廐內，唱倒擲漿）。

死雞又來吃馬料，亂飛亂跳無人吆。

（白）小因，洗洗槽子，刷刷水缸又倒水，把雞擲出去。

梅：（幕後隱聲）是啦，（叫雞式）哦嗤！死雞！（又聽水桶響，水聲響）。

孫：（拿馬籠套來修理，唱倒擲漿）。

拿過籠頭忙修好，以免臨時把轡拋，

馬又得力人又好，傢俱稱手產量高。

婆：（上場很高興，唱前調）。

昨日我放着豆一升，少了一合急死人，

急急忙忙向他問，拿我的豆子是何人？

（白）玉梅家爹，該是你又拿黃豆餵馬？吃都捨不得吃，賣也捨不得賣，你倒

現成嘛？

孫：（分辯地白）我曉得你的黃豆擱在那點？不在掉你就來怪我。

婆：（白）嗨！你啊！不拉着你的手，你咋個會認賬！

孫：嗨嗨！（唱出門板）

昨日才大說的話，大紅馬今年正扎牙，牲口扎牙吃黃豆，小孩吃奶離不了媽。

婆：（唱出門板）。

時才聽你把話講，好叫老嫗心不耐煩，將才說你你不認賬，如今說話自己抵黃。

增產節約全不講，浪費東西爲那般？

別家養馬吃草料，我家養馬餓雜糧。

孫：（笑白）噉噉噉！莫嘮叨啦，好容易才買得這匹馬，一家人起五更，睡半夜，才掙得這點命疙瘩，就是吃點黃豆也不要緊嘛。

婆：不要緊，小囡說：這回我們要參加生產合作社啦，牲口都歸在一起餵，到那時，你這個「命疙瘩」還吃得着黃豆？（繼續簍蕎麥）

孫：（苦惱的嘆氣）唉！……

婆：倒是入了合作社還好些，省得三天兩頭鋤草料，整都整不贏。幸喜我這個姑娘好，不論家活外活，都辦得很周到，不是嘛；還想養馬？怕給你養牛哦！孫：啊！你莫說高興話，入合作社不是整來玩的。還是把主意打好掉，免得三天悔不轉來，啱啱！我勸你莫癩蛤蟆想吃天鵝肉！

婆：（關心地）我告訴你，還是跟着羣衆走，人家別個都參加啦，難道你一個人不參加？

孫：（心中忐忑不安）唉！不買馬倒省事，參加什麼也不怕，買了這匹馬，咋個划得着參加嘛？唉……等他們整好掉我們明年又參加吧！

婆：（着急）村首大家都參加了，這個事情還有錯嗎？

孫：你忙那樣，（唱玉溪採茶調）

小囡家媽你莫慌，入社大事多商量，親眼看見才實在，耳朵聽來是虛傳（重句）。
婆：（唱前調）我兒玉梅到縣裡，幾個街子都在學習，合作社一定要成立起，還要學開拖拉機，全村人人都歡喜，你不入社爲怎的？（重句）

孫：唉！你莫拿耳朵當路走，萬事要眼見才爲實。

梅：（從馬廐旁挑水上，很興奮地唱玉溪採茶調）

太陽出來亮堂堂，互助合作道路寬，

共產黨領導有力量，幸福日子樂無疆。

（放下桶白）媽，今天天氣這麼好，把髒衣衫找出來，我抽個時間去洗洗。

婆：（關懷地）小囡，昨天晚上你開了半夜的會，今日又做了半天活，你去睡睡去。

梅：大白青天我倒睡不着。

孫：怎麼這個時候，還不把牲口送回來呀！（向門外張望）

婆：（好像想起一件事情來）啊！我去老趙家借毛驢來，磨點麥麵吃。（將要走）

孫：慢着，千急莫忘記，帶着馬料來。（下）

婆：（笑白）嗨嗨，你呀你呀！人都不忙吃，就是忙你那匹馬呀！

梅：你先借毛驢去，我去洗衣裳，洗完了我來搭你磨麥麵。

婆：乖乖！你一天忙到晚，活計做個手不閒，真不愧是區模範呀！（欲走，梅攔住）

梅：媽，王大叔下午要到縣裡開會，他告訴我，我們入社的事情，要說定了才

好辦的，到底我爹咋個打主意？

婆：唉！你莫提啦，你爹的主意還沒有打定的。（下）

孫：（從門口回來有點焦急）什麼時候啦，還不拉回來，心亮這個小東西，不知

要把我的牲口馱成什麼樣？

梅：爹，這陣人人的覺悟都提高了，哪個還會把牲口不當牲口使嘛！你家太小氣

啦！

孫：你曉得那樣，白得使的牲口，哪個會心疼。

梅：你家說錯了，（唱紡紗調）

爹爹顧慮太多餘，一個牲口怕怎的，合作社三天是集體，大夥東西人人愛惜。

孫：（唱）我家有馬有農具，一家又有勞動力，參加入社無意義，整不好來白費力。

梅：（唱）趙大叔有牛又有馬，論勞動強過我孫家，人家帶頭入了社，村中老幼人人誇。

孫：（唱）人家要入讓他入，我們明年再參加，吃虧之後悔不轉，不消事事學人家。

梅：（唱）爹爹做事多顧慮，總是三心二意的，你若答應我去登記，合作社明天就成立。

（白）趙大叔就是等着我家啦，不是人家早就上縣裡辦手續去啦，

孫：囡囡，不是作玩，這個事情不能馬馬虎虎，搞得好當然好，搞得不好，哼！我們這點家當還不够貼在社首。你還年輕，我總比你多活了幾十年，過掉的橋比你走的路還多。

梅：大家在一起幹了幾年，現在是人合意合，人強馬壯，有王大叔領導着，區上縣上，黨委常來幫助，還有那樣顧慮嘛。

孫：要是辦不好，稀飯少，和尙多，分不到多少糧食，莫非給嘴掛在簷口上喝西北風？

梅：你總是說人多糧少。社裡人多，人盡其才，地盡其力，莊稼比互助組扶持得更好，福利比互助組分得多，這是明擺着的事，還怕什麼呢？

孫：你想想，我家好容易買得一匹馬，咋個捨得給大家拉去亂使嘛？

梅：爹爹，馬也分好歹作價入股，我們的馬好，多出力，也能多分糧食的。

孫：再說一層，我們那塊祖業地，哪家又比得上嘛！跟他們混在一處，「絲瓜絞葫蘆」，咋個會搞得好。

梅：好地壞地，也不是拉平一樣，好地多打分。人家咋個會給我們吃虧。

孫：算了，算了，還是慢點的好，高山上搭窩鋪——還是看瞧年把再說。

梅：（有點急）看你這老毛病又來啦！以前勸你參加互助組，你也是多等一年看，到後來比人家少打了糧食，吃了虧才參加互助組。如今勸你入合作社，又要過一年看看啦！

孫：辦事不能仿你們年輕人顧頭不顧尾的！

梅：（唱出門調）當初勸你入互助組，過了一年你才加入，如今勸你進合作社，你又耍明年才加入，社會天天在進步，老觀點辦事太糊塗。（重句）

孫：（唱）你休說我老眼看不準，更比你新眼看得真，我家馬壯田地好，各樣農具不求人，論家底也比別人硬，多苦多累勝過人，老天多下幾仗及時雨，更

比入社多收成。

梅：（唱）爹爹不是這樣論，過去吃虧你記不真，不是天乾是水患，一家人只得眼睜睜，互助合作力量大，新社會人力戰勝天。

孫：老天爺不下雨，難道你會把天搗個洞洞嗎？

梅：雖不能把天搗個洞洞，合作就不怕水災旱災，若是遭了旱災，就叫地上冒出水來。

孫：我才不信，這種事咋個辦得到！

梅：偏偏生產合作社就辦得到呀，有了黨的領導，隨時教育支持我們，就辦得到了！

孫：不要胡說八道啦！

梅：你不信，今年王大叔和大家計劃好了，在河上那片地裡挖一眼井，再接上「雷滾」（馬達），安上抽水機，還要在西甸村那片田裡砌起壩，挑起水溝，天乾水漏都不怕。

孫：嗨嗨，那要多少工才修得起來啊，你是在說夢話。

梅：合作社就有這個力量，要人手有人手，要傢俱有傢俱，井打它個五丈多深，開它一丈多寬，用石頭砌起來，王大叔說：不消半個月就能修出來。

孫：（好奇地追問）哦！井眼打在那點？

梅：打算在我們那塊長方地裡，水往下淌又還順流，王大叔說，只要你家說定掉。要不然就挖在趙大叔家地首也得

孫：怎麼？在我們地首（沉思）我們地首，若是有了水，（轉喜）小囤，那倒是好的，我們地首你看會挖出水來嗎？

梅：當然會啦，王大叔說，挖井不單是抗旱，明年還要種菜園，埂子上邊還要栽果木樹的。

孫：（自語）要真是這樣？那倒不錯。

梅：爹，你家該喜歡？

孫：嗯！好嘛，你就不消和你媽商量啦，我們要入就入。

梅：（喜）我媽沒有意見，就是問你家啦！

孫：我也沒有意見。

梅：（很高興地唱昭通調）

爹爹答應來入社，心中喜歡了不得，忙到社裡去登記，從頭一二講明白。（重

句）（急下）

刁：（上唱開財門調）

昨日我去把街趕，買牛換馬我是內行，好壞由我自己講，賺錢回來度時光。

（白）孫大哥可在家？

孫：進來坐（刁進門）是刁大哥！

刁：你是在修馬籠頭？

孫：（招呼）請坐，這幾日你可有去趕街！

刁：（微笑）幹那行，習那行，隨那街還會少得了我，一家四口人全憑我一個人，在外面做生意拿來生活，我昨日將我那條牛拉去換得匹馬來。

孫：哎呀呀！換到你的手裡，一定又是好的。

刁：還消說，這匹馬是才上邊牙。

孫：可有套上試試？

刁：（唱倒撇漿）

好馬換來像龍一樣，四蹄如飛難收韁，騎在背上多穩當，拉磨只見打轉轉，不是我把牠誇獎，賽過附近這些村莊。（扎）

孫：你真是內行呀！哦！你不是和劉寶順「互助」嗎？

刁：去年因為我是養壯牛，牛配牛才能「互助」，今年是換成馬啦，牛搭馬就無

法「互助」啦。

孫：是呀！馬同牛是互助不起來的。

刁：我想了一下，只有我兩家的馬才配得合適，要是我兩家打夥，一天要拉三四千斤糞草，也沒有哪家比得上，就是攢在井首，也要拉它三五轉，哈哈……

（笑容）

孫：好倒是好，就是……。

刁：就是哪樣？

孫：就是我家答應參加合作社啦！

刁：哦！你們參加了合作社啦？（挑撥）嚟！大哥，我說出來你莫多心，你那匹馬正在得力，你家的傢俱又足，咋個划得着入合作社，合作社大家在一起使用東西，你那匹馬，今天這個拉去亂使，明天那個又拉去亂拖，幾天還不使壞掉，是我就划不着加入，（啞笑）你要多想想呀！

孫：（啞啞嘴）唉！是呀！我前兩天才花了十萬塊錢，紮了付滿花的籠套子，還買付馬刮子，配起來我這馬更雄壯啦！餵的又是黃豆，這附近不數一要數二的。

刁：（偏頭向馬廐看看）大哥，你的馬呢？

孫：心亮拉去馱糞去啦！

才：（進一步挑撥）哦！我在山坡前看見啦，糞叉拉得多，人還坐在馬車上，你要小心點，招呼銼着子腰呀！

孫：（嘆了口氣）因為我們是互助組，怎麼能不讓他使呀！

刁：（有意識地）是呀！以後你家玉梅和心亮結了婚，你們是正經的親戚啦。一匹馬不關事；但是呀！你這匹馬至少要兩巴掌還買不得呀！（一百萬）掙掙掉可惜啦！

婆：（上唱出門調）

只因我家要磨麵，去借毛驢又不開，
我家有馬借出去，這個事情有些偏，
人家要馬就拉走，有牲口倒還受熬煎。

（嘆氣）嗨！真倒霉啦！

刁：（笑容）大嫂，你去那點？

婆：（轉笑）噢！是六兄弟，你多時來？

刁：我將才來的，你忙些那樣？

婆：（懊喪地）倒霉，倒霉，我去趙大哥家借毛驢來磨麵，偏偏人家又不得閒。

刁：（轉向孫白）大哥，可見啦，人家用你的容易，你用別家的就不容易啦！

也是遇着你們這份厚道人，是我，嘿！早就不幹啦！

婆：是呀！這陣的事情我便是難解，這幾天村子首亂做一團的要成立生產合作社，姑娘要入，她爹又拿不定主意，爺兩個辯了幾天晝夜，都沒有扯清掉，六兄弟，你說說嘛！是入好，還是不入好呢？

刁：（假正經地）生產合作社啊，是中級的，又先進，能使用新式農具，將來進一步就走向集體農莊，栽種都是用機器，走向社會主義的社會啦，大家生活改善，吃的是山珍海味，穿的是綾羅綢緞，到那時啊，真好呀！不過，話又說回來啦，頭難，頭難，隨什麼事情開頭都有些困難，又道說，出頭樣子先濫，我們這裡又是初辦，沒有得經驗，多數人整在一處，大家的私心又重，咋個會搞得好，恐怕打破頭的日子，在後頭呢！老話說：「三個人偷條牛，不如一個人叉隻雞」，哈，哈，哈！

孫：這個事情我也摸不着底，照玉梅說，合作社比互助組好得多，還想在東山坡脚，那塊長地上打雷井呢！

刁：打雷井？莫做夢啦！那坡頭盡是石頭，咋個會能打出水來！你務一輩子的莊稼，怎麼聽這些瞎話，管他井不井啦，今年我看了「皇曆」是三龍治水，水不艱難啦，莫要貓搬甌子——白白的替狗幫忙。

婆：依你說，要怎樣辦？

刁：依我，就給他們先辦一年給我們看看，等他們真有了出息，我們又參加也不嫌遲。

孫：人家辦好了，我們趕在後頭怕要不得。

刁：難道一下子會辦得好的？就算他們辦好啦，雞叫有先後，天亮一齊亮，真的走進了社會主義，他們騎快馬的趕上了，我們騎慢牛的還不是要趕上，莫非把我們甩在這邊不管！（齊笑，哈哈……！）

孫：要得，要得，看他們辦一年，我們又入社吧！

婆：我們的生產也要緊的，要是忙不過來，沒有人互助，可怕受罪呀？

刁：大嫂，你家有馬，我們配成一套，每天套車出去拉腳，一天多拉幾轉，找得的錢拿回來找零工做活，還怕過得不自在嗎？

孫：好倒好，就是等一下玉梅這個姑娘回來，又咋個同她說？

刁：（急）要退就退，入社是自願，又不是估逼的。

孫：（低頭想了一下）唔！不錯！

亮：（上唱玉溪採茶調）

太陽當頂紅通通，翻身農民喜融融，組織互助搞生產，多打糧食喜心中，又

要成立合作社，支援工業快成功。

（白）大爹，馬送來啦，料也鹹着啦。

孫：心亮，我們不是外人，我那匹馬，口嫩，你要愛惜點用，不要使壞掉難買呀！（向槽下）

亮：大爹這匹馬真好使呀！

婆：你累啦！（拿手巾給亮）你歇歇氣揩揩汗吧。

刁：你們這些小伙子，不懂牲口的好壞，拿着亂架車，當真不是自己的不心疼呀！

亮：（很正經地）架馬車有什麼關係，難道將牠供在佛堂上？

刁：（有點生氣）你莫同我嘲「乾經」啦！（唱紡紗調）

聽你言來難忍氣，不由我心中真着急，

你雖自認有本領，依我看來也不行。

亮：（唱）動不動說你有本領，知道牲口有甚希奇，這個事不要你多嘴，你只會

當馬販子。

刁：（唱）狗嚼皮條你練嘴，說出話來把我欺，當販子與你甚關係，稱稱骨頭比你重幾斤。

婆：（白）好好的說，不要吵。